

ལྷན་སྐྱོད་ཀྱི་འཕེལ་རྒྱས་ལཱ་ག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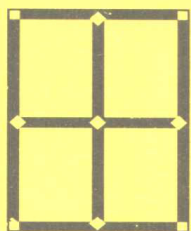
古海蓝经幡



走进西藏  
扎西达娃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ལྷན་སྐྱོད་ཀྱི་རྩལ་གྱི་ལོ་

# 古海蓝经幡

走进西藏

扎西达娃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6536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海蓝经幡 / 扎西达娃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1  
(走进西藏)

ISBN 7-222-02898-6

I. 古... II. 扎...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547 号

**走进西藏**

古海蓝经幡

扎西达娃 著

总策划: 程志方

欧阳常贵

杨世光

责任编辑: 张维

装帧设计: 西里

鞠洪深

《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项目组

张维  
刘存沛  
瞿洪斌  
李银和  
周祥  
高亢  
西里  
雷启星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2000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 × 1194 1/32

字数: 210000

印张: 9.625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装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2-02898-6/I · 756

定价: 17.60 元

## 目录

### 1 初见布达拉

孩提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记忆的触角抓住了鳞片的细节——绕西府邸的马兰花草——母亲她左手的食指裹着的止血胶布——穿军装的空中服务员的舞蹈

### 5 专署大院

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小社区——黄昏中披呢子大衣散步的干部——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遭到时代

的厄运——掉进深井和面临抄家的惊慌

### 16 古堡的覆灭

如神话世界里的古堡，里面藏着大白象和幽灵般的白衣女人——蒙昧的人们仅仅为了窃取几根木料，几百年的西藏第二宫殿彻底摧毁

### 23 幽冥般的老城区

如诉如泣的语录歌声在黄昏下，伴随着青稞酒味和淡蓝色的炊烟在老城上空回旋——买驴骑驴杀驴吃驴——小巷里，摆着

异国商品小杂货店里的“神秘女人”，是否就是古堡里白衣女人的化身

### 32 随父流放

穿着打扮和全中国任何一处“五七干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父亲，从阴雨绵绵的庄稼地里扛着铁锹走过——混沌未开的少年，不肯钻进狗窝里寻找玩捉迷藏的农场主的女儿，担心裤子被抓掉——“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37 芝麻开门，一盏神灯

如同在荒漠中发现一座金山，许多千奇百怪的书名映入眼帘——也许跳进蒙满灰尘的图书馆的这一时刻，我已成为现实与历史的通灵者——《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中的寻找和流浪，成为未来生命的启示录

### 42 自由人契米

### 52 逛新城

贵族别墅成为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仰望一千扇小窗的布达拉宫，灵魂被摄入进历史的风情中

——芸芸众生西藏人——拉萨，  
失落的贵族之城

#### 62 沐浴节

今天，在河边，再看看不见那一幅色彩斑斓蔚为壮观的巨幅长图了。

#### 65 贵族世家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孙儿女们，在似是而非的状态中生存——当年贵族英语学校的存亡记——遥想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机构和西藏噶厦政府的权力机构并行存在时的情景

仆相见，泪落满面

#### 87 藏戏老艺人

千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每年藏历七月的演出高峰，是一种服差役的形式——艺术大师们相继离去，但这一剧种无疑会跟随着藏民族的脚步走向未来

#### 93 剧团散记

半夜关起门来打狗——拉萨各个剧团的人文风格——移植样板戏的年代——观看乡间藏戏队农民们富有创造性的滑稽演出

#### 76 孤独的扎西

当年班禅堪布厅的司机——一段从不吐露心迹的历史——以奇特的方式默默地爱着一个剧团小姑娘——当他重新找到信仰之后，是否还会缅怀艰难时世的儿女情长

#### 80 废墟下的幸存者

不复存在的庄园古堡洞穴下，顽强生存的一家人——当年赫赫有名的朗顿家大总管——他们是西藏几十年来最苦难的一类人，历经跌宕起伏的沧桑——主

#### 104 战场和情场

七八十年代拉萨人著名的交际场合，开演前的聚会比观看电影更激动人心——为讨姑娘欢心疯狂抢票的年轻人——文艺界的观摩，一群王子和美人——美丽的天鹅常常在这里被癞蛤蟆吃掉

#### 109 醉生梦死甜茶馆

男人们的世界——两角钱一杯——造谣惑众和小道消息的发源地——甜茶喝多了会上瘾的

#### 114 迷失八廓街

在八廓街里拍摄一部电视剧——  
一群年轻的艺术家从此走向中国  
影坛

#### 123 朝杰的日子

#### 150 远古部落

现代拉萨城有一处古代般的帐篷  
营地——钻进姑娘的帐篷里自讨  
苦吃——浪迹在形形色色的朝圣  
者、流浪人、小偷、杀人犯中间——  
警察突袭营地——当年第一次来  
营地的康巴姑娘洛娃，日后已成  
为拉萨精明的生意人

#### 192 西藏女人

一旦爱上意中人，便以欧洲军团  
方式，大张旗鼓地正面进攻——  
爱嚼口香糖——你要是爬不上马  
背，陌生姑娘会抱你上去

#### 196 美丽的亚依

一个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拉萨年  
轻著名的珞巴族舞蹈艺术家——  
她有一个在家乡原始森林里做猎  
人的父亲和一个做巫师的母亲——  
三种人类祖先最古老的职业——  
这组合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昭  
示……

#### 169 法体大迎请

十世班禅灵塔祀殿落成——扎什  
伦布寺开光典礼前忙碌的准备  
工作——金银工匠用菜市场的大  
秤杆秤金锭——法体入塔的神秘  
过程不让任何人拍摄——以武力  
招魂的火供仪式

#### 184 拍摄西藏

梦想着把一台《雪域大法会》交  
响乐搬上布达拉宫演出——曲  
MTV《向往神鹰》推出一个藏族  
歌星——几百卷卫生纸抛洒布  
达拉宫

#### 209 走进草原

草原上放羊出身的加央，如今是  
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第  
一次跟我们进入草原的意大利姑  
娘马兰——在没路的草原上，加  
央指挥我把车开进他家牧场的专  
用车道上

#### 215 做畜牧人家

外面人们心目中的西藏帐篷渐渐  
消亡——西藏牧人的第二代民  
居：土坯房——我和加央半夜有  
了高原反应——采访一个窝囊的  
小土匪，听他讲江洋大盗的故事

224 **草原乡政府**

喜气洋洋的乡人民代表换届大会——素食者马兰，如何在食肉的草原上保证她的菜肴——一个在本世纪初父母逃亡新疆在那里出生长大，又第一次回到西藏的牧人故事

237 **敢问路在何方**

水性的马兰见湖就想跳进去——一个牧场，当年摄制组的汉族小伙子爱上牧女，谈恋爱时拉着加央在一边做翻译——加央凭着牧人的天性，在茫茫草原仙人指路

加想钻进一个女孩的被窝

280 **西藏最后的盐人**

盐队首领、富户格桑——帮会似的驮盐组织——色情淫褻盐语的象征意义——驮盐的过程与各种仪式——政府的一道公文，禁止驮盐，远古的传统从此消亡——草原之夜，最后的盐歌

299 **尾声**

西藏大地无色透明的空气中总是掠过一丝暗示的气味……

——签证不全的马兰闯入非开放地区，被当地警察盯上——一路逃亡似的东躲西藏

254 **无人区的文都乡**

海拔4535米长庄稼树木的仙境似的村庄——“打狗”是男人们一项伟大艰辛的工作——乡间少年想勾引洋妞马兰——车陷泥淖，绝路逢生

272 **归宿保吉**

离婚的顿嘉和他的情敌兼铁哥们索加——跟小伙子们去另一个村庄“打狗”，姑娘不见了——索



## 初见布达拉

孩提的记忆既模糊  
又清晰，记忆的触角抓  
住了鳞片的细节——绕  
西府邸的马兰花草——  
母亲她左手的食指裹着  
的止血胶布——穿军装  
的空中服务员的舞蹈





196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站在布达拉宫东侧的一处大院内，仰望着这个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静静伫立的建筑，它有一道巨大的弧形的白色围墙。我所处的那个大院叫绕西林卡，也叫绕西府邸，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姐的私人豪宅，在60年代以后，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二招待所。

我新奇地望着相隔不过三百米远的高高的布达拉宫红山，在我的头顶上，有几簇挂满黄叶的树枝挡住了一部分视野。

那时我八岁，是一个全身的神经细胞和思维感觉细胞还在沉睡的混沌无知的孩子，只是偶尔泛起的几只感性的触角轻微地活动一下，不经意地缓缓伸长，抓住那漫长的记忆河流中的几片鳞鳞波光，在未来生命的岁月中，这些毫不相干的儿提时代点滴的记忆，成为一条时隐时现，时连时断纤细的生命的线索，使我沉缅在纷杂的现实状态中，还拥有一种宁静温馨的对遥远往事的回忆。

用白石砌成的两层楼的套院和三屋主楼连成四方形的绕西庄园，坐落在布达拉宫东边的一片树林里，四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开满着马兰花草，一簇簇深色墨绿的长长的草叶中间，绽出一束束长条形的紫色的花朵。在它的两边，还有好几排低矮的平房，构成它的附属建筑。在这幢建筑的主人还是一个身份显赫的女贵族的年代，这些低矮的平房当然是佣人们居住的，通常是用土坯垒成，窗户很小，门槛很低。在这些旧式平房的前面，又盖了几排在当时西藏很流行和很实用的锌白铁皮屋顶的土坯房，在那个年代，是标准的机关大院普通干部的宿舍住宅区，站在高





处遥望拉萨，你会被这一排排狭长的锌白铁皮屋顶在阳光强烈的反射下晃得睁不开眼。

1967年秋天的那个中午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是我短暂的孩提时代第二次来到西藏。还记得在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早上，我刚吃过早饭，猪油炒米饭在那时是我心目中最豪华的早餐。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记不清为什么在那个早上没有去上学。在山城重庆市中心和平路209号一个居民大杂院的一间光线幽暗的贫寒的房间里，外婆和二姨妈的身影熟悉得让我失去了记忆。

八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的我，还没学会拼音，大约只有两个月的学堂生涯，便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悄然结束。成天生活在恐惧与死亡的阴影下，目睹的是在街上一车车头戴钢盔，手执长矛钢钎，身穿蓝色工作制服的工人敢死队，还有挎冲锋枪、机枪的学生，拉着各种大炮的卡车和笨重的坦克隆隆驶过，站在楼上就能看见，整个城市到处浓烟滚滚，终日枪炮声不断，时常看见有人横尸街头。

就是在这个变成死亡战场的城市里，在这个难得看见阳光的早上，门外进来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披肩短发略微有些卷烫，拎一只看起来很精美的皮箱，穿一件在这个城市很难见到的浅灰色的风衣，显得优雅而高贵，我望着她，一动也不动懒懒地想着：这个女人很美丽。

她是我三年没见的从西藏回来的母亲。不一会儿，我发现她左手的食指裹着止血胶布，她不经意地说，在飞机的卫生间里，不小心碰破了手指，她请服务员为她消了毒，缠上了胶布。从她说话的语气中，我感到了她在这个西南大都市终日提心吊胆生活的普通市民的她的母亲和姐



姐面前，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

妈妈又一次来接我和我妹妹进西藏。

我和我几个弟妹的童年，是父母手中的几只皮箱，当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往某一地区新上任时，为轻装上阵，总是把我们轮流寄放在母亲在重庆的亲戚家，等他们接替完手中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后，便来接其中的一两个孩子到西藏，住在他们身边。用不了几年，又是新的调动，又开始轮流寄放皮箱。

第一次跟随母亲坐飞机进西藏，我想我一路上是没有表情的，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我坐在苏制伊尔-18型客机里，让我留下记忆的是：五个年轻的空中女服务员（那时还没有空姐这个词）握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皮书，在狭窄的机舱过道里跳舞。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60年代的空军女兵制服，小翻领黄上衣，肥大的蓝裤，一顶黄军帽，帽檐高高朝天上翘。最后，还记得每个人发一盒五支装的红色中华牌香烟。

拉萨是一个静悄悄的城市，只听见城市的墙上贴着的大字报被风刮得哗哗响的声音。街上没有行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还不能理解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

但很快，也许只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60年代那场如火如荼运动中一个弱小的见证人。





## 专署大院

与世隔绝的封闭的  
小社区——黄昏中披呢  
子大衣散步的干部——  
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  
遭到时代的厄运——掉  
进深井和面临抄家的  
惊慌



坐一辆油漆斑驳的白色救护车到的日喀则，一路上车停下来的时候，我总会盯住车后厢用一条白色的医院用的绷带绑住的双开门。

汽车开进日喀则专署大院，不太宽的路两边是茂密的柳树林，在一幢灰瓦房顶（而不是铁皮房顶）的看起来还比较漂亮的房前停下。屋檐下还有一个宽敞的过道走廊。

这是一个临近黄昏的时辰。

父亲站在门口刷牙。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没想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时辰站在门口刷牙，我现在只能解释为他刚风尘仆仆下乡回来。

两间空大的房子，外屋是父亲的客厅兼办公室，里屋是我们全家的卧房。外屋气派的办公桌上有一部黑色手柄式电话机，摇动时发出呜呜的声音，通过总机可以转到那个年代在这个小城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家或机关办公室里。

直到90年代以前，西藏机关干部的家庭里，总是显出它特有的、高度的简洁性和临时性，无论是自治区级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一个普通的科员，很少能看到百姓居家过日子的柴米油盐、坛坛罐罐等填满家中每个角落和空间的一大堆破破烂烂的日用品。那种在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供给制的生活方式，从军队一直沿袭到地方机关。这类干部阶层的屋里，虽然随着职务地位的等级不同，呈现出极大的豪华与简陋的差别，但有一些居家物件却是共同必不可少的：

墙上一幅地图，也许是世界地图，也许是中国地图，





而更多的可能是当地行政区图，无论什么样的地图，幅面都很巨大，差不多占据一堵墙。

一两张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领袖像、政治宣传画或口号标语。

一张写字桌，通常都蒙着一块深色毛毯，以墨绿色居多，上面放着一块很大的玻璃，玻璃下面压着主人或全家人的革命化的照片，或者是长条形的出席某个重要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还有一张作息时间表，一两张印刷品的毛笔字迹，在那个年代，通常都是制成印刷品的毛泽东的手迹。

一尊白色的毛泽东半身陶瓷或石膏雕塑像。

书架，成套的马列及毛泽东选集，当时的政治书籍和几本专业书籍。

台式收音机或半导体收音机。我记得家里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巨大的飞利浦三波段七键交流电收音机，我总是被它小窗口里绿色的不断变化的电平信号灯弄得十分的迷惑。

几个水瓶，铝水壶和一桶清水，当时，大概除了拉萨自治区领导的官邸，其他干部家中没有自来水管，都是去井边打水。

似乎再小的房间，都显得简洁和空荡，没什么东西。

直到90年代以前，西藏各地区的机关单位都是各自为阵的小社团，小社区，每一个机关画地为牢，四周围起院墙，在这座院里，以办公楼为中心，牌子上挂着“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周围是会议室或小礼堂、篮球场、宿舍区、公用厕所、车库、发电房、水塔、仓库、



食堂、猪圈、菜地等。人们在这座院里上班，在这里种菜，在这里吃饭，在这里休息，在这里做爱。到现在，拉萨的绝大多数单位的大门口无论修得多么豪华和宽敞，总是只开着半扇大门，并且常常还会有一道粗铁链横在大门口，阻挡进出的汽车。这种封闭式结构具有深层意义上社会学的探讨价值。

日喀则专署大院，离著名的扎什伦布寺不过一公里多的路，站在我家门前，能清晰地看见城西的斜对面，尼玛东半山脚下，宫殿重叠，毗连错落的扎什伦布寺的金顶在夕阳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旁边一堵高高的展佛台，我还能看见通往寺庙殿堂的大门垂挂的用牦牛毛织成的黑色沉重的门帘呈弧形地分开，通往殿堂的里面深不可测。

在那个色彩单调的年代，我常站在家门前，长久地朝左边方向望着那一侧的扎什伦布寺的辉煌建筑，在自由受到约束的孩子的心中，那地方遥远而神秘，也许从那时起，经常凝望扎什伦布，一股神秘主义的幽灵梦幻般地悄悄虏获着我的心灵。

日喀则的黄昏下，伴随着一段音乐，那是从架在街上的高音喇叭里播出的音乐，我总是忘不了一个男声的独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

我喜欢看西藏漫长的黄昏下，干部们在机关大院的路上散步，他们背着手，迈着懒洋洋的步伐，脑袋或做高仰状或深深低下头。在深秋时节，高级干部披着呢子大衣，从来不把手套进袖筒里，这是在那个时代，四十多岁的男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和风度。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绷紧了一天的脸上的肌肉有一点舒缓了，对路上相遇的



同样散步的同僚或下级亲切地点头一笑，露出一丝笑容。随着黑幕的降临，漫步在林荫道里的人们像归巢的蚂蚁无声无息回到自己空间狭小的屋里，剩下的两个小时便是读着枯燥的政治书本，听千篇一律的新闻，写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或思想检讨。到十点半，电灯开始忽暗忽明，是断电前的警告，五分钟后，熄灯。

就在父亲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前，我和妹妹在日喀则大约度过了半年时间的平静的生活，坐父亲的华沙牌小轿车去扎什伦布寺下班禅新宫官邸参观，父亲经常在那里开会，常常深夜才回家。直到我40岁的这个年龄，还是没有弄明白，中国的官场，怎么会有那么多一连串无休止的会议要召开？他们开会究竟都在谈些什么内容？会议厅通常都是布置得比较舒适，它设计得符合人体学，宽敞的空间，身体埋在松软宽大的沙发里，踩在厚重的地毯上，确实是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不想起身动弹。

新宫最让我喜欢的是，这里面的花园，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受到专职园艺工精心的照料。花园里有葡萄架，形状各异的花坛，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围是松柏树和古老的柳树。在这座种植园里，看不到标语和大字报，看不到领袖像和宣传画，它超凡脱俗，成为一个世外桃源。除了当地的党政军要员来这里开会和休息，从不对外人开放。

与滞板的父亲相比，母亲是天生的社交家，在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带着我和妹妹去日喀则军分区和军官们聚会，通常在“八一”、“十一”等日子里，军队的节日气氛更为浓烈些。在那个派系斗争白热化的年代里，军队是权





力的维护者和支持者，是政治斗争的庇护所和保护伞，谁得到军队的支持，谁就能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军队在平和的微笑中悄然保持着神圣不可动摇的权力位置，他们的物质生活远比地方机关丰富和充足，糖果、点心和罐头摆在铺着绿色军毯的桌上，令我馋涎欲滴。

军营的气息，军用仓库里的香皂和库存多年的大米的霉味、食品罐头的铁锈味、军械枪枝的钢铁味、擦枪油的气味、军服上那永远也洗不掉的汗酸味、士兵们爱抹的雪花膏的气味以及军官和士兵们一个个休假回来时从遥远的故乡带回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气味……事实证明，母亲的社交并非没有价值，一年以后，父亲被一个造反派组织在关押了几个月后，惨遭毒打，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地在市民们的众目睽睽下，扶着墙根，一点点爬过日喀则的主要街道，回到家。母亲在情急之中，一个电话打到日喀则军分区司令员家里。没过一会儿，开来两辆北京吉普车，下来一个军官和几个持枪的士兵，一边保持警戒，一边把父亲迅速送往日喀则第八陆军总医院。

包括几年以后，全西藏干部至今记忆犹新的林芝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次完全交给军队控制和管理的学习班，汇集了西藏各地区几千人的党政干部，编制军队的班排连营团构建，历时三年，不少西藏藏汉族干部在这期间自杀身亡。当时一位连级军阶的年轻的军官，是管理地方干部的连队指导员，和父母关系甚好，时常暗中帮忙，那时，所有的干部夫妻均被分隔在不同的连队。父亲在极度的沮丧下，至少两次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把劳力士手表和派克钢笔交给妹妹转给住在很远的另一个连队的母

